

黄河水从我家门前过

○ 高 波

我出生在陕北佳县，五六岁之前一直在黄河边生活，是黄河水哺育了我，我对黄河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我一直有个心愿，能驾车顺着沿黄公路一路观光、一路美食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。2024 年国庆节，和西安的亲友们在韩城集聚，终于开启了我的沿黄公路观光故乡行。

当车辆驶上沿黄公路，当绵延的黄河水慢慢映入眼帘逐渐呈现在面前时，我的心中一下就溢满激动和幸福：黄河，我又看到你了！

那天，沿黄公路车辆不多，我们一路畅行，黄河对岸山西的村落窑洞时时闪现，黄河岸畔的丹霞地貌在阳光之下似一幅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。车辆驶到延川境时，有一个视野宽阔的观景台，我们短暂停留休息。此时，已接近日落，滔滔流逝的黄河水像一条玉带向远方延伸，扶栏眺望，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。

晚上，在延川县住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赶往黄河乾坤湾景区。车辆一路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穿过村庄和山岭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来到了黄河蛇曲地质公园。当神奇壮美的乾坤湾似一幅旷世绝伦的画卷呈现在眼前时，我震惊了，无言了，心里变得虔诚而庄严起来。

黄河流经此处后随着地势形成一个 320 度的 S 型大转弯，河抱着山，山依着河，山河相连，山水相映，形似一个漂亮的大草帽落在河里，绿色的山脉是帽顶，黄河是美丽的帽檐。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，最美莫过乾坤湾！

离开乾坤湾继续北上。沿黄公路从延川到清涧这一段，由于地质原因是偏离黄河绕山而修的，车子开始驶入山中。翻了几座山后，黄河的另一个弯道——盘龙湾展现在眼前。盘龙湾除了规模小于乾坤湾，其形状与乾坤湾极为相似，可以称为“小一号的乾坤湾”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魔力在此展现。

车子继续在一座又一座山中盘行，驶入清涧县界后，明显感觉这一带的绿树植被更加丰茂，青绿色的黄土地貌连绵起伏。这时，身体不适感开始出现，有些晕车了，途中看到了黄河太极湾、北国风光等景区提示牌，也无暇无心停车去领略了。

出了清涧界后，公路慢慢离开大山了，地势降了，路直了、平缓了，公路两边的枣树越来越多了，树上挂满红彤彤的枣子，陕北宜人的秋色在眼前展开。

车驶到吴堡界后，终于又见到黄河了。

吴堡县城坐落在黄河边，沿黄公路从吴堡穿城而过。充电和用餐后，我们沿着黄河再出发时，已是暮色将近，途经黄河二碛、东渡黄河纪念碑等，只能是短暂停留拍照了。晚上七点多钟，终于到了佳县，远观淹没在灯火之中的“悬天古城”，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”是它的真实写照。

清晨，我们早早来到佳县古城墙上观景，俯瞰朝阳之下的黄河，它宁静而秀丽。横跨黄河的佳临大桥将陕西和山西连接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，大桥、黄河和山峦构成一幅和谐而美丽的图画。

顺着古城墙，我们走入矗立在悬崖上的“黄河奇景”香炉寺，一个占地只有一亩的微型寺庙。1947 年 10 月 17 日，毛泽东参观香炉寺，当他站在绝壁凌空 的香炉寺俯瞰一往无前的黄河时，发出“没有黄河，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”的感慨。今天，我站在这里，在家乡的土地上，环顾四野，一览无余，思绪万千，心潮澎湃，作为黄河儿女，心中升腾起无限的自豪感和庄严感。

佳县的挂面出名，曾经上过央视的“舌尖上的中国”栏目。午饭我们决定去品尝佳县的鸡蛋挂面。面端上来了，挂面配有鸡蛋、西红柿，黄河水做汤，加上佳县特有的“泽蒙”调料，果真色香味俱全，名不虚传。

饭后，我们从县城出发，沿着黄河行驶 40 分钟去泥河沟千年枣林看一看。沿途黄河滩上栽种的全都是枣树，红红的枣子挂满枝头，沉甸甸压弯了树枝。车子驶进泥河沟村，刘文西撰写的“中国枣源”四个大字迎面而来。走进村里，走进枣林，枣农告诉我们，披红戴花的那几棵树是枣王，栽种于宋元时期，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我们走近，虔诚地抬头仰视。枣王果然是枣树中的老大，树好高好大，枝繁叶茂果密，需要转圈一周才能看到它的全貌，摘几个红枣品味它的甘甜和厚重，在“枣神”牌位前拜一拜，感悟我大中华的悠久历史。

从泥河沟出来，我们驱车来到黄河岸边的木头峪古镇，一个完整保留明清时期古窑洞群的村落。一座座民居窑洞经当地政府科学修缮维护，都保护得很好。我找到童年小伙伴家的祖居，小伙伴是木头峪大族苗氏家族的后代，出身杏林世家，祖父、外公、父辈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。站在小伙伴家的院中，忆起童年时她腼

腆秀气的模样，而今她也是客居他乡，品尝生活赋予她的百般滋味。

在佳县的第二天，我们驱车来到这次一起同行的小妹婆家，一个位于县城南部的小山村。小妹婆家的一院六孔窑洞在半山腰上，那座山只住了四户人家。窑洞的周围、脑畔上、山坡上栽种的都是密密的枣树，院子完全被枣树环绕着。得知我们要来，婆婆凌晨四五点就起来揉糕面，蒸枣糕、炸油糕，老人家以陕北人的最高礼遇招待我们。饭后，我们上山摘枣，婆婆的孙子、两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给我们带路。他们一路爬高上树，挑最大最红的枣摘给我们。摘枣回来，婆婆、公公已经摘了一大筐豆角、红红绿绿的辣子、五六颗大南瓜、六七颗大白菜，装了七八箱红枣让我们带走。可爱的小伙子一趟趟背起箱子，扛起袋子，把东西送到山坡下我们的车旁。

第三天早晨，我们从佳县县城出发，一路走沿黄路并翻山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林家瓜村，这是外公外婆的家，也是我儿时成长过的村子。祖屋已 30 多年无人居住，几近破败倒塌，舅舅这几年牵头对窑洞和院墙进行了修缮，和族人又共同对祖坟进行了维护，这样我们这些游子回来，心灵才能在这里归依，乡愁才能在这里安放。院子里外公当年栽种的枣树枝繁叶茂，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，摘一颗放嘴里，甜甜的脆脆的，还是童年时的味道。我们一起翻山去上坟，快走进祖坟地时大家都惊讶了——满山满坡开满了白花花野韭花，密密地一枝挨着一枝随风摇动，煞是好看，这里真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园。我亲爱的外公、外婆是生活在天堂里啊，我们都很欣慰，多好的一切呀，这是天公对我祖辈的祭奠啊！

第四天，我们启程经榆林回西安。在归途中得知，外公的革命事迹在佳县的《红源》杂志上刊登，外公被称为“峥嵘岁月中的佳县骄子”。外公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，17 岁加入游击队，21 岁任游击队长，22 岁任红三团独立营营长，后来身体伤残，以二等甲级残疾军人的身份回到家乡，又带领乡亲打坝造田、挖井建校，造福桑梓。外婆也是佳县早期的女共产党员。组织上对他们事迹的宣传，应该是对我英雄祖辈英灵最好的告慰。

这是一次圆梦的沿黄之旅，也是一次幸福的故乡之行。我们一路上始终和黄河母亲相依相偎和相伴！

现，伍连德作出一系列更“不近人情”的决定：用口罩隔开口鼻与空气的接触，用火车车厢改建隔离所，甚至，在朝廷的犹疑与百姓的哭嚎中，坚持焚烧那些堆积如山、冻僵的尸体。那场焚烧，是现代医学对千年习俗的一场“冰冷”处刑。其背后，是一个医者面对万千生者，不得不作出的、沉痛的取舍。最终，疫情在四个月内被消灭，无数家庭得以保全。伍连德的“不近人情”，不是冷漠，而是在死神面前，为生者争取时间的、最坚定的温情。疫苗的诞生，便是科学的赤诚“冷温柔”。古人面对天花、鼠疫的肆虐，只能祈求神明庇佑，渴望无病无灾的奇迹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科学：冰冷的温情（3）

○ 墨 耘

科学最赤诚的温情，显于危难之际的迎难而上，摒弃狭隘世俗观念，救人类于绝境水火。一九一零年的哈尔滨，是名副其实人间炼狱。肺鼠疫如同无形的死神迅速收割生命，每日死亡数以百计。在这座恐慌的城市里，一位头戴西方学士帽的中国人——伍连德，临危

受命。他的第一个举动，便是解剖一具病亡者的尸体。这在中国传统观念里，无异于对亡人的大不敬，是该“挫骨扬灰”的恶行。然而，正是这具被剖开的、冰冷的遗体，向显微镜后的那双眼睛揭示了真相：这是凶险异常、可直接人传人的肺鼠疫。基于这“冷酷”的病理学发

一朵，仿佛铆足劲要将积攒一年的力量尽情释放。它不仅是秋天这支画笔精心绘制的万花筒，而且有“菊花之君子者也”的高洁风骨。瞧那绛紫色的龙爪菊，花瓣卷曲如细小龙爪，又似被深秋寒露浸透、凝固了的暗紫色晚霞，带着天鹅绒般的质感，正应了“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”的坚韧，也有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傲骨；雪青色的悬崖菊，从园中假山顶部瀑布般倾泻而下，丝丝缕缕，绵绵不绝，宛如“碎琼乱玉落人间”的清冷星河；最夺人眼球的波斯菊，橘红与明黄交织晕染，恰似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热烈。这菊圃，或许就是长安秋日里文人雅士的赏菊胜地，诗酒花茶，共话秋光。

待朔风渐紧，霜露侵枝，这一园盛景终究会随秋深而黯淡凋零，可那些嵌在诗句里的菊影，却从未随时光的流转而褪色：从“东篱把酒黄昏后”的清寂到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豪壮，从

秋韵醉长安

○ 紫 陌

枝头抱香的风骨到碎玉流瀑的高洁，文人墨客的笔锋，早将这秋菊的姿态与神韵，熔进了千年文脉里。纵是花谢叶残，纸上的菊香，依旧鲜活、滚烫。

若菊花是绚烂的万花筒，那银杏就是秋的时光卷轴，它以沉甸甸的金黄，展现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盛放。抬眼望去，银杏大道向远方无限延展，两排枝干交错缠绕，织就一座金灿灿的拱顶长廊。金叶缀满枝头，风过处，似金铃轻摇、金箔私语。阳光透过枝叶筛下万千光斑，我们如孩童般踩着光点雀跃欢呼，震落片片金黄，或如彩蝶翩跹，或似金币坠落，铺就一地碎金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银杏叶舒展的姿态，似诉说着秋

的从容，每一次枝头的起舞与风中的

沉淀，都是时光镌刻的温柔印记，秋

的轮回，从来都是在无声中演绎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流转。想来在千年前的银杏树下，也曾有这般稚童嬉笑追逐，那份对秋

的热爱，早已在岁月中代代相传。

这银杏，或许也曾见过李白醉卧

树下的疏狂，听过杜甫凭栏咏叹的沉郁，在无数个秋日，默默收纳着文人墨客的诗意与乡愁，将长安的千年故事，都藏进了金黄的叶片里。恰如终南山下古观音禅寺里，那株李世民亲手栽种的银杏——每至秋深，远远便见它金冠如盖，风过处叶声簌簌，像是把盛唐的月光、历代的履痕，都轻轻铺在阶前。

我和友人几乎每年秋天都会相约于这棵银杏树下，内心总会涌起一种敬畏与感动——敬畏它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，却依然生机勃勃，矗立于天地间，成为熠熠生辉的文化图腾；感动它让我们能跨越时空，与古人对话，与长

安之秋独有的清韵雅趣相融共生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这棵古树已冲破了时光的藩篱，化作一束永不熄灭的光，照亮每一个为它驻足、为它沉醉、为它守望的人……

尽管时间如沙，难以完全珍藏秋的韵味，但总有一种美，能跨越岁月轮回。

就像晚霞，虽被暮色吞噬，但其最后的光芒却深深烙在人们心间；就像秋菊，虽已零落成泥，却把清香揉进了诗词佳篇；就像银杏，虽落尽满树金箔，却将年轮刻成了岁月的信箋。

长安秋韵亦是如此，绽放的璀璨超越了季节界限：凋零或许是为了蕴藏下一季的蓬勃，逝去或许是为了积淀更绵长的回响。

那么，就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，把秋天藏起来吧。让它停留在一张张照片里，把它定格在一幅幅画卷里，让它浸漫在一阵阵笑语里，把它安放于一阕阕诗行里，成为寒冬里一团团燃烧的炉火。

龙首文苑

手
心
起
墨

2026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一 主编:赵命可
责编:秋川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藝術報

陇州高芯

○ 星 子

很多年过去，我总忘不掉正月陇塬悬在半空那小小的身影。说起宝鸡陇县的社火，最叫人放不下的，便是高芯，本地人唤作芯子。

我自小在城里长大，算不上塬上村里的娃。可每当年底，心底总会挂念一件事：要去看一场地道的陇州社火。

腊月还没过完，长辈们就聊起陇州社火，敲定正月游演的日子。我们提前一日动身，落脚在村里亲戚家中。第二日，天色刚蒙蒙亮，村外空场上早已忙开。村里汉子抬出铁芯架子，叮叮当当丈量尺寸；婶子大娘搬出戏服、头花与油彩，忙着给上芯的孩童装扮。我胡乱扒几口早饭，挤到围栏边踮起脚，一颗心跟着隐隐飘来的鼓声，咚咚地跳。

旁人只看见高芯上之娃娃光鲜亮丽，很少有人知晓站在那上面是何种滋味。年岁很小的那一回，我本只是凑热闹，原定要上芯子的一个娃娃临时生病，游演眼看就要启程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孩子顶替，正巧那时我生得小巧，模样像年画里的娃娃，平日里性子安静，不哭也不闹，就这么仓促被选上。

铁架子贴在后背上，一圈圈细绳牢牢捆住身子，松紧必须拿捏得刚刚好：紧了喘不过气，松了又让人悬心。等到架子慢慢立起，脚下陡然悬空，地面上的人与房子一下子缩得很小，那一刻心里猛地发慌，当下就后悔了。冷风直直扑到脸上，身子悬在高高的半空，想动不敢动，转头也不敢。

这一趟游演要走整整一天，鼓声不停，人悬在高处，一刻也松不得劲。刚立起悬空时，我心里发紧，生怕会摔下来。不多时，便体会到匠人绑扎得扎实稳妥，队伍一路晃动，人牢牢绑在架上，摇也摇不脱，坠落的顾虑随之散去。后面漫长的路途，煎熬全在不能动弹。新奇、惶恐，还有几分委屈，在小小的心里翻涌。我本是城里来的孩子，事前毫无准备，仓促上

阵，只能咬着牙硬撑。寒气慢慢浸透周身，脸冻得通红，双腿发麻，身子渐渐僵硬，脑子也昏沉混沌，唯有硬撑着守住脸上的脸谱。此刻才懂，匠人每一道绑绳，都托着上头人的安稳。旁人远观只觉惊险，这份滋味，唯有当年临时顶替上芯的我明白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再看游演队伍里的娃娃，依旧是这般模样。远远便能看见，高芯上的娃娃立在三四米高的铁芯上头，画着鲜亮的脸谱，裹着宽大的古装，稳稳悬在半空。过路的外地人看得心惊，生怕孩子一动就摔下来，哪里晓得粗实的铁架子，全都用彩绸花枝密密盖住。旁人只看见衣袂飘飘的小人，看不见匠人藏在衣裳底下的巧心思。

前些日子，我专程又去了一趟陇县，碰见一位打理高芯配件的老匠人。生了锈的铁芯，他拿粗布一遍一遍擦得发亮；一件件旧戏服整整齐齐码进木箱。老人手上一层厚厚的老茧，慢悠悠和我唠：如今年轻人大多外出，肯沉下心学绑扎高芯手艺的后生，越来越少。

做高芯，内里藏着不少讲究。架子怎么搭才稳，铁件藏在哪儿不露头，绑带的松紧要拿捏妥当，既要牢靠安全，又不能箍得孩子难受。这身本事，不是三日两日就能学透。

我站在边上静静听着，慢慢品出滋味。高芯哪里仅仅只是社火的一场表演？高高的架子上面，放着老一辈人的念想，盼新一年风调雨顺、家家户户平安顺遂。看着好似悬在半空的光景，根，牢牢扎在陇州这片黄土地上。

我们长久住在城里，见过各式各样的热闹，反倒容易淡忘了故土这门老手艺。锣鼓声总有停下的时候，可陇塬人刻在骨头里的念想，不该就这样冷下去。

风顺着陇山慢慢吹过来。我心里悄悄盼着，等到明年正月，再走一趟陇县，好好再看一回高芯社火。